

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闭幕

会议通过呼吁有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决议

【路透社吉隆坡六月二十五日电】参加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的人士说，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的政治委员会在就两个有争议的问题——印度的核爆炸和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通过了决议草案之后，于今天清晨结束了它的通宵会议。

会议人士说，有关核试验的决议草案在提到印度五月十八日爆炸了一枚核装置时，没有作任何批评。据这些人士说，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建议伊斯兰国家“立即努力争取解决”加强联合国安理会一九六八年决议向无核国家作的安全保证的问题。

这些人说，关于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的决议草案，呼吁通过谈判求得这个问题的政治解决。

【法新社吉隆坡六月二十五日电】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表示注意到印度的核爆炸，并呼吁有核武器的国家作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会议今天已在这里结束。

决议说：“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忆及他们对于防止核武器扩散问题一贯采取的立场，注意到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印度爆炸了一枚核装置，从而增加了核国家的数量，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制订措施确保无核国的安全，还进一步认为已经有必要呼吁重新估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八年）二五五号决议中对无核武器国家所作的安全保证，以期予以加强：

一，宣布伊斯兰会议成员国坚决支持无核武器国家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以防止核威胁；二，建议成员国立即努力争取解决加强现有安全保证的问题，以期使这些保证具有效力，三，呼吁所有有核武器国家作出具有义务性质的郑重保证，不对任何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美《时代》杂志载文评尼克松访苏

《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一个考验的时刻》

【本刊讯】美《时代》杂志七月一日（提前出版）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一个考验的时刻》，摘要如下：

在莫斯科，乐队正在再次练习《星条旗》这支现成的老歌曲，人们熟悉的那些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小旗子正在再次取出来以便在街上悬挂。尼克松和基辛格正在前去参加本周同苏联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会议——这是三年来的第三次最高级会议。然而，缓和的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它在以前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

过分激烈的气氛，尽管尼克松的谈判地位加强了，勃列日涅夫发表了抱有希望的预言，但是第三次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

高级会谈很可能是最困难的一次会谈。

一位美国官员说：“如果缓和瓦解了，那可能意味着要中断十年。”

武器控制问题是两位领导人面临的最深刻的问题。虽然缓和在一年前得到了差不多是举世一致的赞许，但是现在却在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遭到由开明分子和保守分子混合组成的一个奇怪但是强大的联盟越来越多的攻击。这两派人人都担心美国在以前的两次最高级会谈中作的让步太大了，得到的东西太少了。许多过去热情鼓吹缓和的开明分子，现在不是反对缓和就是对缓和表示怀疑。

另外还有一些批评尼克松的人，由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上的困难，而担心他会拼命争取莫斯科会

议开得顺利，借以提高他在国内日益下降的声望，以致他会牺牲美国在核方面的优势地位来保持同苏联的这种联系。

尽管在华盛顿今天的过分激烈的气氛中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担心似乎是过分了和把事情看得过分简单了。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试图消除这样一种庸人自扰的情绪，忠实地指出“总统不会有意识地做任何损害国家安全的事情”。在总统离开之前一周，美国政府对于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中所牵涉到的大量细节问题没有取得任何一致的谈判立场。

概念上的突破。由于勃列日涅夫牢固地控制着莫斯科，俄国人无疑知道他们想说什么；但是有一些证据表明，他们也不想

尼克松自美抵布鲁塞尔

【法新社布鲁塞尔六月二十五日电】美国总统尼克松今天晚上从华盛顿到达这里。这是他在二十七日前往莫斯科以前唯一的停留地。

尼克松一行（包括他的夫人以及国务卿基辛格）在到达梅尔兹布鲁克的军用机场时受到国王博杜安，王后法维奥拉首相廷德曼斯和其他比利时官员的欢迎。

尼克松还受到北约秘书长伦斯的欢迎，伦斯谈到了尼克松最近的中东之行，以及此行为中东的未来所开创的新前景。

伦斯说，尼克松参加明天的仪式将标志着大西洋理事会的历史上的另一页。

尼克松在到达时发表的简短讲话中重申他“献身于大西洋联盟的伟大原则”，他说，大西洋联盟对于“在过去二十五年中维护欧洲的和平是不可缺少的”。

他又说，明天的仪式将是在他的中东之行和苏联之行的中间举行的，这一事实“象征着大西洋联盟”在谋求和平方面所起的中心作用。

尼克松称布鲁塞尔“现在是欧洲首都”，他表示希望明天的会议将有助于实现世界各国都希望实现的目标，即“持久的

和平”。

今晚已到比利时首都的有英国的威尔逊首相，丹麦的哈特林首相，卢森堡的托恩首相和葡萄牙的卡洛斯总理。法国总理希拉克将于明天到达。

【美联社布鲁塞尔六月二十五日电】尼克松总统在同大西洋盟国会的前夕，今天受到一次合乎礼仪的欢迎。

发生了几起反对这次访问的零散的小规模示威。

尼克松在向国王作答时说：“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北约组织在维护欧洲和平方面一直是必不可少的。”

他说，除非保持一个强大的联盟，否则能否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是令人怀疑的。

【合众国际社布鲁塞尔六月二十五日电】博杜安在讲话中赞扬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中东和平所作的“不倦的外交”努力。

博杜安说：“两天后，你将在莫斯科，在那里，你将进行会谈，其结果对我们大家是重要的。”

“在开始这些会谈之前，你不仅希望来这里签署渥太华大西洋关系宣言——此宣言再次明确指出了我们的集中的目标，而且希望与盟友国家的政府

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仓促行事，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签订一项新的协定，那将阻碍他们在质量上赶上美国。当基辛格三月间在莫斯科乐观地预言在武器控制方面将出现一次“概念上的突破”时，他当时并不能安排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高级俄国谈判代表或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会晤，这是耐人寻味的。虽然看来签署一项完善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的协定的前途是暗淡的，但是这两位领导人至少可能取得基辛格早些时候所谋求的那种“概念上的突破”。

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希望实行缓和呢？原因并没有改变。姑且不谈苏联人在核方面希望取得什么成就，也不谈减少他们的武器预算的问题，人们还害怕中国，害怕美国可能增加对北京的经济援助。最后，苏联需要西方的技术和同西方贸易，而这种需要过去一年来已变得更加强烈了。

首脑进行满怀信心的接触，以便阐述你的观点和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对你采取的行动感到满意……”

【合众国际社布鲁塞尔六月二十五日电】布鲁塞尔今天出动了二千五百名士兵和警察，以便在尼克松总统和大西洋盟会的其他十四位领导人在这期间，保卫他们。

向警察发出的一项密令特别告诫要提防巴勒斯坦人或者左翼组织可能采取的暴力行动。

尼克松在这里逗留的三十七小时（从今晚到达这里到他二十七日上午动身去莫斯科）期间不打算公开露面。除了严密保卫的汽车队来往于机场外，他将于星期三上午在北约组织总部厚厚的石墙内同北约组织的其他十四位领导人举行会谈，并且将在美国大使馆的私人官邸内举行双边会谈。

尼克松到这里来是为向他的盟友介绍他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所制订的计划，和签署保证在联盟内部继续进行合作和磋商的《大西洋宣言》。

在巴黎的希拉克总理说，他不打算同尼克松举行会谈，他解释说，德斯

铁托抵西德并同施密特会谈

【法新社波恩六月二十四日电】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今天从贝尔格莱德到达这里对西德进行第一次正式访问。

到机场欢迎铁托总统的有：西德总理海涅曼，总理施密特和夫人，以及根舍外长。

【南通社波恩六月二十四日电】铁托总统今天下午会见了施密特总理，就南斯拉夫和联邦共和国的关系及将来的合作以及当前的国际局势，特别是欧洲的局面举行了一小时左右的会谈。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联邦外交部长米尼奇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长根舍以及他们的助手开始就南斯拉夫和联邦共和国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局势和两国在国际方面的合作的许多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新社波恩六月二十四日电】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今天在对西德进行的四天正式访问的第一天在这里会晤了施密特总理。

一些人士说，施密特和他的客人在这次会晤中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欧洲的发展，东西方关系，原料，能源和双边问题。

观察家认为，会谈集中在双边问题上——例如在西德的南斯拉夫工人，两国间的贸易平衡和西德私人在南斯拉夫的投资的发展问题。

据传南斯拉夫代表团希望获得保证：一旦德国发生经济萧条情况，它在这里被雇用的六十五万公民不会失业，并且会得到象当地工人得到的那种福利。南斯拉夫工人在双边的贸易平衡问题中也处于重要地位，因为他们汇回国内的钱加上德国旅游者在南斯拉夫花的钱可以纠正不平等的进出口所造成的逆差。

坦总统将于七月六日在巴黎同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会谈。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二十五日电】尼克松总统在动身去布鲁塞尔和莫斯科访问前，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的讲话全文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正如你们都知道的，这一次我们将先去布鲁塞尔，然后去莫斯科。我们在布鲁塞尔的目的将是会见老朋友，并且重申我们对这个伟大的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的支持，二十五年来，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联盟，因此欧洲得以保持和平，所以这个联盟对保持欧洲和平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将从布鲁塞尔前往莫斯科，这次最高级会议的目的，同另外两次的目的一样，共有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期望加强世界上两个最强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

第二，我们希望在世界其他重要地区发展合作领域以取代对抗，因为那些地区可能成为两大国会在那里发生冲突的地区。

第三，我们希望对我们在一九七二年开始实现并在继续前进的一个目标取得更多的进展，这个目标是既限制核武器对我们两国和对全世界的负担，也限制核武器对它们的威胁。

法新社评尼克松即将访苏

认为双方出于各种原因对这次会谈都持谨慎态度

【法新社巴黎六月十三日电】苏联和美国六月二十七日将在莫斯科开始它们每年一次的讨价还价竞赛，这将是—次势均力敌的竞赛。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自他们上次在美国会晤差不多一年之后将举行一系列会谈，竞赛的奖品将是恢复这两个超级大国的良好关系。

十月战争引起的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攻势，加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混日子

的开法，已使去年商定的缓和政策受到了压力。

除此以外，还要加上莫斯科对从水门事件及其对尼克松的政治前途之影响要得出什么结论，相当明显地感到不知所措。

欧安会已遇到障碍，华盛顿已大力恢复其在中东的影响，这是苏联感到焦躁不安的事。中东局势的特点是，埃及已引人注目地从苏联“转向”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外交取得了胜利。

关于中东，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将研究美国在该地区恢复影响的后果，目的在于使他们两国在那里的合作跟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稳定而持久”。

对尼克松总统来说，使他同勃列日涅夫的会谈取得成功是很重要的。

双方对这次最高级会谈都持谨慎态度。

苏联《消息报》强调，“眼下没有解决未决问题的办法”，但“重要的事情是，苏美两国政府已找到了某些接触点”。

美国人在谋求一种融洽的气氛，但不要达到使这次最高级会谈勾起人们对雅利塔协议的回忆那种程度。

在美国方面，人们充

分意识到两位领导人的拥抱可能在其它国家引起的担心。苏联的观点是：“我们邀请了美国总统，其余的都不关我们的事。”

然而，事实仍然是，苏联领导人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这个丑闻。勃列日涅夫已派出他最高明的观察员去华盛顿。这些人当中包括政治局候补委员波诺马廖夫，这一点恐怕不是偶然的吧。

据认为，波诺马廖夫不是缓和的一个特别热情

美 联 社 报 道

尼克松参加北约组织会议和访苏日程

【美联社华盛顿六月二十四日电】尼克松总统本周的欧洲之行将由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开始，到访问苏联共产党领袖勃列日涅夫位于黑海海滨别墅结束。

其间将同三个大西洋盟国的领导人以及苏联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谈，并将访问苏联的空间中心和莫斯科的大剧院。

这次为期十天的访问（有两天在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谈）可能以尼克松在电视上向俄国人民发表讲话告终。

尼克松按计划将于二十五日晚上八点半到达布鲁塞尔。

尼克松在布鲁塞尔停留两天期间的日程，将包括在他到达后不久到王宫对比利时国王和王后进行一次礼节性拜访。

星期三是“繁忙的一天”，这天的日程包括签署大西洋联盟宣言，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的全体会议，在王宫进午餐，同西德、意大利和英国的领导人分别举行最高级会谈，以及出席美国人晚间在美国大使馆为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各官方代表团的一百一十名成员举行的招待会。尼克松将于星期四下午三点钟到达苏联，在那里停留一个星期。

根据白宫的计划，尼克松将于到达后两小时之内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第一次会谈。

在七月二日尼克松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进一步的会谈，预料将要举行一个可能有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签字仪式。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的最后的会谈将于七月三日举行。

尼克松将于七月三日晚间回到华盛顿。

的拥护者。他竟然被分配负责苏美关系的发展这一点也许是一种迹象，说明了勃列日涅夫持慎重态度的程度。

苏联领导人明显地表现出希望同美国达成一系列具体协议。可是，似乎莫斯科的人们也在寻思他们是否在同一位“缓刑”的总统打交道，这位总统的话只有在他能活下去的情况下才有价值。

因此，人们感到不解的是，莫斯科在经过周密组织的宣传运动的背后是否持有某种保留态度。

人们可能也要问，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否会为了双方的利益而实际解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合众社道

基辛格承认协议「有一个秘密漏洞」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二十四日电】（记者：斯图尔特·汉斯莱）据国会人士说，基辛格国务卿今天上午在坚决驳斥了关于同苏联达成秘密武器协议的指责以后在今天晚些时候承认条约有一个秘密漏洞。

基辛格在参议院武器控制小组委员会的一次据委员们说，经常发生激烈争吵的会议上说，这个漏洞完全是无意的，他起先不知道，到上星期才最后堵住漏洞。

据传，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接受了这种解释，并说他从未想暗示基辛格有意向俄国人作让步。

杰克逊说：“这里的问题不是多还是少七十个导弹的问题，问题在于不把秘密协议告诉国会和美国人民。”

参议院人士说：“基辛格在委员会上说，把文件保密是因为认为它们同早些时候关于武器协议的公开宣布相一致的。”

对漏洞到底是什么还未立即予以澄清，但是基辛格在今天早上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他所谓的“对一项条款的超聪明的解释”，这项条款可能涉及把老式的使用柴油的潜艇改装成载有着核弹头的新式导弹的潜艇。

然而这些人士说，不管漏洞是什么，政府一个时期以来设法堵住这个漏洞，但是在上星期二之前，俄国人一直加以拒绝。

他们说，俄国谈判代表说，他们不愿意同意任何将修改在高得多的级别达成的协议的东西。

一位人士说，“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正在堵住的漏洞将是在最高级签订的协议之列”。

当杰克逊在参加小组委员会会议以后出来时，他设法缓和他和国务卿的对立。

他说，在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访问莫斯科回来之前，他的文件一个也不会发表。他又说：“我们祝国务卿诸事顺利，我们希望可以达成将有助于稳定国际局势的协议。”

法刊报道《在波兰大使馆破获一个间谍窝，德斯坦亲自要求东方召回好几位外交官》

【本刊讯】法《记录》周刊在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一期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在波兰大使馆破获一个红色间谍窝，德斯坦亲自要求东方召回好几位外交官》，摘要如下：

我们未来的军事情报卫星的极端秘密的计划是否已越过了铁幕呢？刚刚破获了华沙条约国在法国设置的间谍网的国内反间谍局的“监察人员”对此极为恐惧。

他们的理由无论如何是相当充足的，足以使德斯坦亲自干预这种事。

六月十日，德斯坦在爱丽舍宫召见了波兰大使沃伊塔舍克。德斯坦向他指出了这些事实：间谍网主要是由表面上装作在巴黎任职的外交官的波兰侨民组成的。为避免事情公开爆发干扰法国同波兰和同东方各国的关系，共和国总统要求这位大使清洗他的机构。实际上清洗已在进行中。在反间谍局的要求下，竞选活动期间，法国外交部曾不得不要求波兰驻巴黎大使馆一秘犹·希奇盖尔收拾行李回华沙去。自那以后，由于同一原因，二秘也走了同一

道路。然而这并没有完结：波兰大使馆的所有参赞都是法国抗议的对象。此外，派驻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机构中的一些波兰人，被怀疑是属于华沙条约国情报部门的。

据某些走露的消息说，犹·希奇盖尔（好象是受过扎实的科学培训）似乎不但指挥东方国家在法国的整个间谍网，而且还领导专门研究军事情报的组织。他的上司——欧洲问题的负责人可能隐藏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的机构中。

国内反间谍局成功

地揪出波兰特务的那套人马，似乎对自己的行动十分有把握。它所搜获的文件，特别是有关法国卫星工作的文件，可能是发人深省的。人们从中还发现了需要“碰头”的法国军官的一份名单。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议员马雷特登上波旁宫的讲坛发出警报。

他说，去年春天在法国驻东欧国家的一个大使馆里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事件。一九七一年建成的建筑物被布置了“一个无线电监听网”。

发言者没有透露被控国家首都的名字。但这很快成为公开的秘密，因为马富特是从华沙访问回来的。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社论《南斯拉夫的作用》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六月二十二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南斯拉夫的作用》，摘要如下：

可以肯定，南斯拉夫在欧洲政策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赫尔穆特·施密特感到有必要就此同铁托进行具体商谈。西欧的安全有一部分要取决于在多瑙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这个国家是不是莫斯科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南斯拉夫的安全也要以一个有活动能力的大西洋联盟为前提。没有理由认为，铁托在他执政的最后阶段要把南斯拉夫重新纳入苏联集团，并且从而损害他终生的事业。

但是，在以嫉妒的心理受到监视的独立和回到苏联统治之下之间存在着一个有各种可能发展的广阔天地。最近两年传来了关于南斯拉夫外交政策新方针的许多令人不安的消息和令人不安的各种推测。南斯拉夫和苏联共产党人之间党的接触有显著的加强。南斯拉夫党目前同（苏联）红军却有着日益紧密的联系。

最近，两国国防部长长时间的会谈仅仅是为了武器问题吗？还是有更多的问题？人们听到的是，苏联军用飞机在南斯拉夫机场广泛的着陆权，甚至为苏联地中海舰队开放卡塔罗港口。这都是为什么？

人们——也包括德国联邦总理——都没有要求铁托对此作出详细的回答。但是，人们可以忧虑地加以询问，正如铁托可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联邦共和国政府首脑那里探听，他是否认为他的联盟一如既往，把自己看成是南斯拉夫独立的保证人，并且也使苏联认识到这一点一样。

尽管铁托不一定询问这些问题，但是，向他说明德国的态度可能会是有益的。出于对德国和欧洲利益的真正理解，这种态度应该包含承担一定的义务。南斯拉夫的独立必须由西方加以支持，只要南斯拉夫愿意独立的话。

【本刊讯】法《记录》周刊在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一期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在波兰大使馆破获一个红色间谍窝，德斯坦亲自要求东方召回好几位外交官》，摘要如下：

我们未来的军事情报卫星的极端秘密的计划是否已越过了铁幕呢？刚刚破获了华沙条约国在法国设置的间谍网的国内反间谍局的“监察人员”对此极为恐惧。

他们的理由无论如何是相当充足的，足以使德斯坦亲自干预这种事。

【本刊讯】法《记录》周刊在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一期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在波兰大使馆破获一个红色间谍窝，德斯坦亲自要求东方召回好几位外交官》，摘要如下：

我们未来的军事情报卫星的极端秘密的计划是否已越过了铁幕呢？刚刚破获了华沙条约国在法国设置的间谍网的国内反间谍局的“监察人员”对此极为恐惧。

他们的理由无论如何是相当充足的，足以使德斯坦亲自干预这种事。

【本刊讯】法《记录》周刊在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一期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在波兰大使馆破获一个红色间谍窝，德斯坦亲自要求东方召回好几位外交官》，摘要如下：

我们未来的军事情报卫星的极端秘密的计划是否已越过了铁幕呢？刚刚破获了华沙条约国在法国设置的间谍网的国内反间谍局的“监察人员”对此极为恐惧。

他们的理由无论如何是相当充足的，足以使德斯坦亲自干预这种事。

【本刊讯】法《记录》周刊在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一期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在波兰大使馆破获一个红色间谍窝，德斯坦亲自要求东方召回好几位外交官》，摘要如下：

我们未来的军事情报卫星的极端秘密的计划是否已越过了铁幕呢？刚刚破获了华沙条约国在法国设置的间谍网的国内反间谍局的“监察人员”对此极为恐惧。

他们的理由无论如何是相当充足的，足以使德斯坦亲自干预这种事。

【本刊讯】法《记录》周刊在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一期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在波兰大使馆破获一个红色间谍窝，德斯坦亲自要求东方召回好几位外交官》，摘要如下：

我们未来的军事情报卫星的极端秘密的计划是否已越过了铁幕呢？刚刚破获了华沙条约国在法国设置的间谍网的国内反间谍局的“监察人员”对此极为恐惧。

他们的理由无论如何是相当充足的，足以使德斯坦亲自干预这种事。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武装向政府军发动进攻

菲军事当局出动飞机大炮参加战斗

【法新社马尼拉六月二十四日电】军方人士今天说，得到军用飞机支援的菲律宾军队在穆斯林居住的明达瑙的省城哥打巴托外发生的激战中打死打伤叛军一百五十人到二百人。

这些人说，战斗（开始于三天前）发生在哥打巴托省的两个城镇，参加战斗的政府部队人数不明，叛军约有五百人。

这次战事的发生正值伊斯兰国家外长在吉隆坡举行会议，会议正在讨论菲律宾南部闹分裂的穆斯林叛乱问题。

这些人说，发生战事两个城镇是迪纳伊格和米德萨亚普，离哥打巴托城分别为十一公里和二十五公里。

官方说，在迪纳伊格，政府军的伤亡是四人死亡，但没有说明在米德萨亚普战斗中的伤亡数字。

这些人说，“战斗在慢慢停下来，我们完全控制了局势。”

这些人说，鉴于吉隆坡正在举行会议，叛乱分子显然希望“吸引注意力和把问题大力公诸于众”。

这些人说，政府军一度召去喷气战斗机和火炮以支援对叛军发动的地面军事行动。

据这些人说，叛军有重武器，使用一〇九毫米迫击炮进行零星轰击，但是没有击中居民区或军事目标。

据估计该省叛军人数

总共约三千人，分成机动小股活动。这些人认为叛军的活动只是“骚扰行动”。

据这些人说，在迪纳伊格发生的战事是由于叛军三天前伏击了一卡车政府军。在其后发生的战斗中，叛军被打死打伤“约一百人”，约莫在同时，米德萨亚普也发生了战事。这些人说，哥打巴托城本身据说情况正常。

“商店未中断营业，学校也照常上课。甚至马尼拉的一个歌舞团上周末在该市作了演出。”

【美联社马尼拉六月二十三日电】菲律宾武装部队召来了大炮和F86喷气式战斗机，以击退那些威胁明达瑙中部的哥打巴托飞机场的袭击者，与此同时，今天有消息表明，在整个这个南部大岛又普遍发生了穆斯林骚乱。

中明达瑙司令部首长阿瓦特准将在电台发表的讲话中要求居民保持平静。他说，叛乱分子进行袭击是为了使现在正在吉隆坡开会的伊斯兰国家外长们注意明达瑙和苏禄岛的斗争。

外长们预定要讨论这场冲突。

在明达瑙这个菲律宾第二大岛的八百万人口中，约莫有一百五十万到四百万穆斯林和其他非基督教徒。自马科斯总统在一九七二年九月宣布实行军事管制以来，这个岛屿一直是穆斯林、基督教徒和政府军三者之间发生冲突的地方。

新加坡《星洲日报》报道

马共成员在一些地区悬挂红旗、标语

【本刊讯】新加坡《星洲日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一则消息，摘要如下：

马共分子暗置的一颗土制炸弹，今日凌晨四点四十五分，在珍珠坊前面的行人天桥上发生爆炸，所幸当时现场并无行人，故未造成任何伤亡事件与财物损失。

据悉，这是马共分子所为，警方人员在场发现悬挂着一条写有标语的四十英尺长红色布条，以及三面红旗。这颗炸弹，是以铁罐装着塑胶爆炸物，再裹上石灰土，伸出引线，状如一粒椰子，系在布条上。该红布条上的标语写着：“热烈欢迎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挥师南下解放全马”。

警方发现的三面红旗，一面是共产党红旗，是铁锤及镰刀的标志；一面是“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红旗，有一粒黄色的星；另一面是“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新旗。今日上午，警方也在另外两处地方发现一些标语布条。

据悉：警方于三天前（六月十七日），也曾四处地方发现八条布条及五面红旗。这些布条是马共分子为纪念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二十六周年。

在警方发现的布条中，有的写着“支援解放军，拥护解放军，参加解放军，大力发展人民战争”，有的写着“枪杆子里出政权，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万岁！”警方相信这些是马共分子纪念四月三十日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四十四周年。

香港《明报》社评《新加坡大捕左翼人士》

【本刊讯】香港《明报》六月二十三日题为《新加坡大捕左翼人士》的社评，摘要如下：

马来西亚刚和北京建交，为什么新加坡突然大捕共产党人？是不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采取不同的外交路线？事实并非如此，这次新马的骚动，是左派发动的，他们不断的放置真的或假的炸弹，在路上插旗，写上“解放马来亚”的口号，号召武装斗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国家，但“马来亚共产党”认为新马是一个国家，马共的组织和活动范围包括新加坡在内。据说，估计马共这些行动是显示态度，对新马两国政府与人民说：“我们有自己的力量，并不依赖外来的支持，中马建交并不影响我们的奋斗目标，过去马共搞武装斗争，今后还是一样搞。”

也可能跑到前面的国家所压倒”。

国王在强调指出寻找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困难时说，“我看不到人们如何能够在没有找到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时就找到对近东问题的最终解决”。

他指出，“如果巴勒斯坦人想有一个独立国家，就应该给他们”，“但是又怎么知道他们想还是不想呢？”

国王在谈到只有三千万人的伊朗的这种“惊人”援助时指出，伊朗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援助“超过了三十亿美元”。

他又指出，“我们还提供了十亿美元，这笔钱是分配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

苏丹总统尼迈里决定

将八名黑九月人员减刑并交巴解放组织处理

【美联社喀土穆六月二十四日电】一位官方人士今晚说，犯有打死美国大使和其他两名外交官罪行的八名黑九月游击队员今天被赶出苏丹并交给一个巴勒斯坦组织。

今天早些时候，苏丹的一个三人法庭由于这些游击队员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在沙特阿拉伯驻喀土穆的大使馆中杀人而把他们判处无期徒刑。

在判决之后几小时，苏丹总统尼迈里把无期徒刑减到每人判有期徒刑七年，并宣布，他将把这些游击队员交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统的决定是在一项政府声明中宣布的。

法庭说，本来可以判处这八名被告死刑，但是，它考虑到存在着减刑的因素。这些因素是：这些被告是为正义事业而战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认为自己在同以色列及其盟友作战，他们从国外的总部得到指示以及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在二十六岁以上。

法新社报道《伊朗国王对〈世界报〉的谈话》

说波斯湾的入出是伊朗生命攸关的问题；欧洲的命运是与伊朗的命运分不开的

【法新社巴黎六月二十四日电】题：伊朗国王对《世界报》的谈话

伊朗国王在对巴黎《世界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特别重申：“波斯湾的入出是伊朗生命攸关的问题”。

在国王到达法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时发表的这篇谈话中，国王谈

到了伊朗的政策，同时还谈到国际当前的一些问题。

国王说：“正如我多次说的那样，波斯湾的大门霍木兹海峡是我们的咽喉。在我们的正对面是马桑达姆角，它是阿曼苏丹国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这一地区不掌握在一个是我们的敌人的国家的手里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

国王认为：“欧洲的命运是与伊朗的命运分不开的，因为伊朗向欧洲直接输送石油，而将来的煤气管将向欧洲提供它需要

的百分之五十的煤气。”

国王进一步指出：伊朗位于“一个至少是在未来的三十年内，将向欧洲提供其剩余能源的地区”。

国王说，“我们武装起来的好的或坏的理由同西方国家或苏联是一样的”，国王还认为核军备竞赛是“可笑的”。

他说，“人们想干什么？利用核军备来反对大国吗？人们将永远不能获胜。”

“我们用它来相互残杀吗？一个为了进攻而可能拥有这种手段的国家，等不了多久就会被另一个

了这些科学说——在非常紧密的文化合作协定之后，技术

到国王在致答词中提出两国人民之间一直存在的内心和精神上的联系——他又

伊朗国王巴列维抵法访问

【法新社巴黎六月二十四日电】伊朗国王巴列维和王后在走下舷梯时，受到德斯坦总统和夫人的欢迎。

德斯坦总统在奥利机场迎宾馆中欢迎伊朗国王与王后时，尊称国王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有威望的君主”。

显然已进到发展和现代化的大有希望的时期，伊朗在您的推动下在这条道路上取得的进展，其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都博得人们的钦佩。它的飞跃发展有无限广阔的前景——

们民族的重大支持，并且认为苏联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增加支持是对我们人民和民族决心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的保证。

塔斯社的公报对巴勒斯坦领导人是一个巨大的宽慰。

这些领导人认为，同苏联的友谊只能为这一地区的所有人民，其中包括决心为在巴勒斯坦每一寸土地上实现自决权而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进步和更多的胜利。

卡扎菲写信给阿拉法特说

以色列轰炸是阿以部队脱离接触的结果

【法新社的黎波里六月二十四日电】阿拉伯革命通讯社星期一（二十四日）发表了卡扎菲上校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的一封信，这封信说，对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营地的“野蛮的犹太复国主义”轰炸“是以色列和各阿拉伯军队脱离接触的结果”。

这位利比亚领袖说，“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把它的一切手段交给你们使用。”他还说，“在巴勒斯坦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刻，我要对阿拉伯民族说，发生的事情是军队脱离接触的结果。从此以后，在以色列和它的邻国之间建立了安全的边界，对以色列的承认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卡扎菲上校接着说，“这样下去的唯一结果，将是巴勒斯坦人民被消灭和在他们的骨灰上建立和平。现在你们知道，在你们面前，坚持阻止你们回到你们的土地上的那个士兵是一名阿拉伯士兵。今天在他的背后有了一名国际士兵，而后面还有一名以色列人。”

卡扎菲上校接着说，“我要告诉你的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死亡，巴勒斯坦人民的儿子目前在他们国家的边界上作为烈士而死去，而是阿拉伯民族的死亡，阿拉伯民族在一次人们使其失去自觉并且毁坏了其尊严的麻醉手术中死亡了”。他最后说，“大国的最主要的医生参加了这一手术并且用了最现代化的方法。亚赛尔的人民，耐心吧，你们将在天堂见面”。

利比亚领导人的信回答了阿拉法特要求利比亚提供援助的电报，电报强调说，巴勒斯坦难民营没有防空力量，而美国一以色列声明为“旨在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以色列的野蛮袭击提供了口实和借口”。

【本刊讯】巴勒斯坦通讯社评苏美对阿拉伯事业的立场

巴勒斯坦通讯社六月二十三日发表一篇专题评论，题为《苏联对于阿拉伯事业的立场和美帝国主义对于这同一事业的立场的事实》，全文如下：

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以美国负责人的名义发表的谈话和通过塔斯社发表的苏联负责人的讲话相对照，阿拉伯公民就看出了他们真正意识到的一个事实，而人们可以把这一事实肯定如下：

美国出于其帝国主义本性和对各国人民的敌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十八日刊登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十六日写于香港的一篇访华观感，题为《长河之流——中国革命，蕴藏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坚实的步伐》，摘要如下：

现在，中国革命的长河，洪流奔腾，瞬息不停。对于葱绿，美丽而广阔的国家——中国，仅以十七天的旅行，很难说了解了一切。但是，我以为在中国各地同群众进行交谈，已经亲自彻底地深入到人们的心坎里去了。有时在街道的工厂，有时在人民公社，小学，中学和大学等，不断地同具有各种年龄和各种地位的人进行交谈。

从中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展望五十年，一百年后的将来，当然在道路上会有许多艰难险阻，但不久就将在世界上崭露头角，就是说，已迈出了综合计划的第一步。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了，仍旧疲惫至极的中国第二年就遇到了朝鲜战争，接着就是连续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技术人员，在一系列遏制中国的国际压力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撰文谈访华观感

《中国革命蕴藏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中，能如此雄伟地挺立起来，也许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惊人纪录。

当然，在现实中，中国落后的部分也决不少，但是，至少已从解放前的称得上悲惨的旧中国摆脱出来，充满了生机，正在生气勃勃地走向建设，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总之，中国在动。如果不从把其完成，过程中和未完成这三个方面融合在一起的大角度来看，那就无法把握整个脉搏跳动。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愿忘记数以五十年计地看待中国。

他们是坦率的。访华团一行参观的工厂，人民公社，小学和中学，都毫不掩饰地说，“这里是比较好的地方”。我也认为我很熟悉。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希望亲眼看看，亲身感受一下中国此刻是在朝什么方向前进。

他们还必定坦率地说，“看看整个中国，还有不够的地方和落后的地方”。所有的人在最后都以“希望你们务必提出批评和意见”来结束介绍。也就是说，他们在“自力更生”这个切实的背景下，虽然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果，但决没有忘记谦虚和向别人学习的态度。我想，感到这里有无限的发展性和持续性的人并非我一个。

我切实地感到，必须在连续几百年以后的历史潮流和动力中来看新中国的方向性。就是说，我是一个唯恐以静止的状态武断地了解中国的人。

这和中国革命的大方程式“继续革命”的问题也是相关的。中国仿佛认为现在是达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漫长的过渡时期”。

蒋帮《联合报》报道《钱穆写成〈孔子传〉》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六月十七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篇题为《钱穆写成〈孔子传〉》的报道，摘要如下：

孔孟学会去年邀请史学家钱穆写《孔子传》，如今，大书告成，该学会对此书却有异议，认为它过于学术性，“疑辩过多”，不予出版，因而引起学术界议论。

在外双溪钱穆家里，这位老教授谈这本新作。他说，去年九月，孔孟学会一位人士到他家里，希望他为孔孟学会写一本通俗的孔子传记。当时他曾经婉辞。

他说，孔子身后有许多讲孔子的书，第一部是《论语》；而后有《左传》，《荀子》，《公羊传》，《谷梁传》，《礼

记》，《孔子家语》等书。到了汉朝司马迁著《史记》，他根据先秦几篇有关孔子著述写成《孔子世家》这一篇。

宋朝以后，各家接二连三抨击《史记》中《孔子世家》的错误；清人发现此篇可疑处更多，讨论这个问题的较著名的著作达二、三十种以上。

钱穆在《孔子传》之前，先后于民国十四年写《论语要略》，民国二十四年写《先秦诸子系年》，民国五十二年写《论语新论》等有关书籍及许多短篇论述。

钱穆从去年九月中旬开始，动笔写《孔子传》，直到今年二月才完工，全书不过六万字。

“为什么花了半年长时间，才写了六万个字

者，视“美帝”为它进行“世界革命”的最大绊脚石，尽管在今天因为苏军压境对美国摆出一副笑里藏刀的“微笑”面孔，但形势一旦改变，美国仍是它的最大最主要的敌人。基辛格其人，当一个“政治经纪人”倒象很内行，但对于马列主义和中共政权的本质却一无所知。

作为反共爱国的中国人，特别是台北当局，对此应有足够的估计，千万不要一味“美首自瞻”，将来被美国廉价出售了，到那时候后悔就晚了。

人贵自立，国尤贵自立。不要什么都依靠“朋友”，更何况这个“朋友”是最不可靠的骗子呢？

即使是刹那间停止了革命的活力，就将重新倒退到解放前的悲惨状态。他们有这种深刻的认识。所以可以说，不停顿走不断革命的道路也是必然的归宿。

因此，认为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个文化大革命也决不是正确的。反而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继续，今后还将继续进行第三次，第四次变革。我同中国方面磋商了这个问题，希望看到相应的明确远景和对新建设的思想和姿态。总之，只看到一种现象，对坚持彻底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本质就将产生重大的错误。

根据继续革命的观点，他们对作为革命接班人的青少年教育投入了最大的力量。到处都有“少年之家”，“少年文化宫”等建筑物和设备，尽力教育少年男女，即使当前的领导去世了，也要明确路线，进行教育。还把中学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为了使所有青年在实践中学得知识，把他们送到农村和工厂去。

这样，对于把思想，实践和社会建设统一起来的做法，也许有人不能一看就理解，但是对辩证法的扬弃有所了解，就应该认为这是建设新中国的最确实的路线。

总之，中国目前正在转动巨大的齿轮。农民，战士，工人和家庭妇女，一切人都在动。一切力量都用于建设社会主义。

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参观了地道（倒不如说是地下街道更为确切）。当然，这是为了战备。

但是我沉湎于另一种感慨。

“地下的万里长城”——在这之前建筑了“思想的万里长城”。这里可以看不战而胜的自豪。

解放后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我深切感到，中国革命的洪流象黄河，长江那样，已从急流变成了长河。

过分偏重学术性，而且书中的“疑辩”太多，不大合适出版。

一向以治学严谨有名的钱穆，在《孔子传》中将前人对有关孔子事迹的疑难地方，一一以“疑辩”标明，表示这段还有待考证，不能断言。

钱穆以“孔子诛少正卯”为例说，孔子到底有没有杀少正卯呢？说法甚多；其实，照他的看法，根本没这一回事。虽然如此，他仍将这件事，列入“疑辩”当中。孔孟学会孟学会，不久即收到该学会寄来一封信，说是该书

【本刊讯】蒋党《中央日报》六月十六日刊载署名文寿题为《避重就轻》的文章，摘要如下：

我写出《不能无疑》的短论后，三天来读者们的反应十分强烈。

现在，把质疑的焦点集中到国立编译馆的公函上。公函内插附有现行高中国文课本主编周何的公开答复全文。通观全文，对于我前文提出的一个疑问：“你在此时此地编辑这样一册教科书，究竟有何用意？”仅答以“绝无其他作用”，以为搪塞。纵不是答非所问，也确属避重就轻。惟一的作用，是把责任推卸到“编辑委员会”的头上。

选文的角度，最足以显示编辑者的基本立场；而“援古证今”，“古为今用”，这等小把戏扇子毛巾，怎能瞒得过明眼之人？试问：经你通盘筹划的高中国文课本，在通盘筹划之后，是否将三年六册范文篇目通盘送交编辑委员会审慎决定？如事实确属如此，则请编辑委员会二十七位委员中的任何一位仗义执言。试问：旧版本丘迟《与陈伯之书》，与新版本孔尚任《桃花扇余韵哀江南》，在文学价值上，在启迪时代思想上，以加强爱国观念上，岂能相提并论？为什么你偏要向这方面导引，我不大相信你阁下的眼睛是真识货的！试问：凭第六册选的荀子《劝学》，庄子《养生主》，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公孙龙子《白马论》，韩非子《定法》与老子《道德经选辑》，就能使高中学生对我国固有文化内涵之精深，得有较完整之认识吗？《过秦论》与《荆轲传》，难道就不能代表我国固有文化内涵之精深吗？何以列子要选周穆王篇？韩非子要选《定法》？亦请一并公开答复，藉释群疑。

蒋党《中央日报》
《避重就轻》

美报载文谈我国武术代表团访美
《「武术」意味着从来不说对不起》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新闻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编辑部撰稿人黛安娜·麦克莱伦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武术”意味着从来不说对不起》，摘要如下：

在中文里面，“武术”就是战斗艺术的意思。

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队从七月十日到七月十三日在肯尼迪中心表演的时候，华盛顿人就会看到武术意味着在同对手交锋的时候不仅用手和脚，而且还用矛，棍，刀，剑，钩，戟，九节鞭，三节棍或流星锤，动作就象闪电一般，优美，引人入胜而且具有体操的风格。

昨天为一群惊呆了的记者放映的为时十分钟的关于武术的影片，包括了旋转，冲刺，掷镖，击剑，和车技的片断，大多数表演者是孩子，影片中还穿插一些带有抒情色彩的花丛的特写镜头。

这个三十二人的武术队是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纽约市音乐中心邀请来美国的。

在它来华盛顿之前，先要在檀香山，旧金山和纽约演出。

一九七三年一月分在这里门票销售一空的沈阳杂技团也表演了一部分武术。

用双刃剑和长矛作武器的动作快速的对打看起来令人胆战心惊。只有在准确地掌握了一刹那的间隙时间的情况下，表演者似乎才有可能避免砍掉彼此的四肢或戳穿身体的危险。

表演者男女都有。实际上，人们认为一个十岁的姓吴的女孩子是杂技团中最杰出的明星之一，她头上戴着鲜艳的花朵，赤手空拳同两个手持长矛的男孩子交锋。武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今天，它被视为一种民间艺术和运动，并且由于它能够锻炼“灵活，机敏，耐久和力量”而受到鼓励。

从星期日起开始售票。如果你感兴趣，最好早些去买票，因为在旧金山卖掉的预售票据说比这个城市历史上任何其他票房销售的票都多。

香港《万人杂志》文章

《中国人永远记住尼克松基辛格这两个家伙》

【本刊讯】香港《万人杂志》六月二十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永远记住尼克松，基辛格这两个家伙》，摘要如下：

尼克松访问北平，是替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浇熄了大陆同胞渴望自由的希望之火，罪大恶极，莫此为甚。尼克松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家，只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投机政客，特别是他的“政治经纪人”基辛格尤其显得下作。

基辛格这个政治掇

客，闭着眼睛往中共极权统治者的脸上贴金，甚至无视铁一般的现实为中共暴力政策歌功颂德。尽管，中共对于“美帝”的攻击并没有间断，而尼克松政府却表现出一副“忍辱负重”的懦态，大有“满不在乎”的样子。

六月初当国际间大事报告中共加强反美消息时，基辛格却大谈美对中共的政策“不会改变”。他说：美与中共政权“关系正常化，是我们外交政策上一项永久和重要的内

容”。

据说：美国对中共“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不仅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更谓尼克松对于达到这一目标“作了确定不移的承诺”。

日前，在美国的几个与中共有勾结的团体的招待会上，基辛格还说：“一个和平的，强大的，独立的中（共）国，现在和将来，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说这样的话，简直是愚蠢无知。要知道中共是“暴力革命”论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十八日刊登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十六日写于香港的一篇访华观感，题为《长河之流——中国革命，蕴藏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坚实的步伐》，摘要如下：

现在，中国革命的长河，洪流奔腾，瞬息不停。对于葱绿，美丽而广阔的国家——中国，仅以十七天的旅行，很难说了解了一切。但是，我以为在中国各地同群众进行交谈，已经亲自彻底地深入到人们的心坎里去了。有时在街道的工厂，有时在人民公社，小学，中学和大学等，不断地同具有各种年龄和各种地位的人进行交谈。

从中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展望五十年，一百年后的将来，当然在道路上会有许多艰难险阻，但不久就将在世界上崭露头角，就是说，已迈出了综合计划的第一步。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了，仍旧疲惫至极的中国第二年就遇到了朝鲜战争，接着就是连续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技术人员，在一系列遏制中国的国际压力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撰文谈访华观感

《中国革命蕴藏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中，能如此雄伟地挺立起来，也许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惊人纪录。

当然，在现实中，中国落后的部分也决不少，但是，至少已从解放前的称得上悲惨的旧中国摆脱出来，充满了生机，正在生气勃勃地走向建设，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总之，中国在动。如果不从把其完成，过程中和未完成这三个方面融合在一起的大角度来看，那就无法把握整个脉搏跳动。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愿忘记数以五十年计地看待中国。

他们是坦率的。访华团一行参观的工厂，人民公社，小学和中学，都毫不掩饰地说，“这里是比较好的地方”。我也认为我很熟悉。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希望亲眼看看，亲身感受一下中国此刻是在朝什么方向前进。

他们还必定坦率地说，“看看整个中国，还有不够的地方和落后的地方”。所有的人在最后都以“希望你们务必提出批评和意见”来结束介绍。也就是说，他们在“自力更生”这个切实的背景下，虽然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果，但决没有忘记谦虚和向别人学习的态度。我想，感到这里有无限的发展性和持续性的人并非我一个。

我切实地感到，必须在连续几百年以后的历史潮流和动力中来看新中国的方向性。就是说，我是一个唯恐以静止的状态武断地了解中国的人。

这和中国革命的大方程式“继续革命”的问题也是相关的。中国仿佛认为现在是达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漫长的过渡时期”。

蒋帮《联合报》报道《钱穆写成〈孔子传〉》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六月十七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篇题为《钱穆写成〈孔子传〉》的报道，摘要如下：

孔孟学会去年邀请史学家钱穆写《孔子传》，如今，大书告成，该学会对此书却有异议，认为它过于学术性，“疑辩过多”，不予出版，因而引起学术界议论。

在外双溪钱穆家里，这位老教授谈这本新作。他说，去年九月，孔孟学会一位人士到他家里，希望他为孔孟学会写一本通俗的孔子传记。当时他曾经婉辞。

他说，孔子身后有许多讲孔子的书，第一部是《论语》；而后有《左传》，《荀子》，《公羊传》，《谷梁传》，《礼

记》，《孔子家语》等书。到了汉朝司马迁著《史记》，他根据先秦几篇有关孔子著述写成《孔子世家》这一篇。

宋朝以后，各家接二连三抨击《史记》中《孔子世家》的错误；清人发现此篇可疑处更多，讨论这个问题的较著名的著作达二、三十种以上。

钱穆在《孔子传》之前，先后于民国十四年写《论语要略》，民国二十四年写《先秦诸子系年》，民国五十二年写《论语新论》等有关书籍及许多短篇论述。

钱穆从去年九月中旬开始，动笔写《孔子传》，直到今年二月才完工，全书不过六万字。

“为什么花了半年长时间，才写了六万个字

者，视“美帝”为它进行“世界革命”的最大绊脚石，尽管在今天因为苏军压境对美国摆出一副笑里藏刀的“微笑”面孔，但形势一旦改变，美国仍是它的最大最主要的敌人。基辛格其人，当一个“政治经纪人”倒象很内行，但对于马列主义和中共政权的本质却一无所知。

作为反共爱国的中国人，特别是台北当局，对此应有足够的估计，千万不要一味“美首自瞻”，将来被美国廉价出售了，到那时候后悔就晚了。

人贵自立，国尤贵自立。不要什么都依靠“朋友”，更何况这个“朋友”是最不可靠的骗子呢？

即使是刹那间停止了革命的活力，就将重新倒退到解放前的悲惨状态。他们有这种深刻的认识。所以可以说，不停顿走不断革命的道路也是必然的归宿。

因此，认为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个文化大革命也决不是正确的。反而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今后还将继续进行第三次，第四次变革。我同中国方面磋商了这个问题，希望看到相应的明确远景和对新建设的思想和姿态。总之，只看到一种现象，对坚持彻底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本质就将产生重大的错误。

根据继续革命的观点，他们对作为革命接班人的青少年教育投入了最大的力量。到处都有“少年之家”，“少年文化宫”等建筑物和设备，尽力教育少年男女，即使当前的领导去世了，也要明确路线，进行教育。还把中学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为了使所有青年在实践中学得知识，把他们送到农村和工厂去。

这样，对于把思想，实践和社会建设统一起来的做法，也许有人不能一看就理解，但是对辩证法的扬弃有所了解，就应该认为这是建设新中国的最确实的路线。

总之，中国目前正在转动巨大的齿轮。农民，战士，工人和家庭妇女，一切人都在动。一切力量都用于建设社会主义。

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参观了地道（倒不如说是地下街道更为确切）。当然，这是为了战备。

但是我沉湎于另一种感慨。

“地下的万里长城”——在这之前建筑了“思想的万里长城”。这里可以看不战而胜的自豪。

解放后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我深切感到，中国革命的洪流象黄河，长江那样，已从急流变成了长河。

过分偏重学术性，而且书中的“疑辩”太多，不大合适出版。

一向以治学严谨有名的钱穆，在《孔子传》中将前人对有关孔子事迹的疑难地方，一一以“疑辩”标明，表示这段还有待考证，不能断言。

钱穆以“孔子诛少正卯”为例说，孔子到底有没有杀少正卯呢？说法甚多；其实，照他的看法，根本没这一回事。虽然如此，他仍将这件事，列入“疑辩”当中。孔孟学会孟学会，不久即收到该学会寄来一封信，说是该书

【本刊讯】蒋党《中央日报》六月十六日刊载署名文寿题为《避重就轻》的文章，摘要如下：

我写出《不能无疑》的短论后，三天来读者们的反应十分强烈。

现在，把质疑的焦点集中到国立编译馆的公函上。公函内插附有现行高中国文课本主编周何的公开答复全文。通观全文，对于我前文提出的一个疑问：“你在此时此地编辑这样一册教科书，究竟有何用意？”仅答以“绝无其他作用”，以为搪塞。纵不是答非所问，也确属避重就轻。惟一的作用，是把责任推卸到“编辑委员会”的头上。

选文的角度，最足以显示编辑者的基本立场；而“援古证今”，“古为今用”，这等小把戏扇子毛巾，怎能瞒得过明眼之人？试问：经你通盘筹划的高中国文课本，在通盘筹划之后，是否将三年六册范文篇目通盘送交编辑委员会审慎决定？如事实确属如此，则请编辑委员会二十七位委员中的任何一位仗义执言。试问：旧版本丘迟《与陈伯之书》，与新版本孔尚任《桃花扇余韵哀江南》，在文学价值上，在启迪时代思想上，以加强爱国观念上，岂能相提并论？为什么你偏要向这方面导引，我不大相信你阁下的眼睛是真识货的！试问：凭第六册选的荀子《劝学》，庄子《养生主》，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公孙龙子《白马论》，韩非子《定法》与老子《道德经选辑》，就能使高中学生对我国固有文化内涵之精深，得有较完整之认识吗？《过秦论》与《荆轲传》，难道就不能代表我国固有文化内涵之精深吗？何以列子要选周穆王篇？韩非子要选《定法》？亦请一并公开答复，藉释群疑。

蒋党《中央日报》
《避重就轻》

香港《万人杂志》文章

《中国人永远记住尼克松基辛格这两个家伙》

【本刊讯】香港《万人杂志》六月二十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永远记住尼克松，基辛格这两个家伙》，摘要如下：

尼克松访问北平，是替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浇熄了大陆同胞渴望自由的希望之火，罪大恶极，莫此为甚。尼克松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家，只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投机政客，特别是他的“政治经纪人”基辛格尤其显得下作。

基辛格这个政治掇

客，闭着眼睛往中共极权统治者的脸上贴金，甚至无视铁一般的现实为中共暴力政策歌功颂德。尽管，中共对于“美帝”的攻击并没有间断，而尼克松政府却表现出一副“忍辱负重”的懦态，大有“满不在乎”的样子。

六月初当国际间大事报告中共加强反美消息时，基辛格却大谈美对中共的政策“不会改变”。他说：美与中共政权“关系正常化，是我们外交政策上一项永久和重要的内

容”。

据说：美国对中共“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仅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更谓尼克松对于达到这一目标“作了确定不移的承诺”。

日前，在美国的几个与中共有勾结的团体的招待会上，基辛格还说：“一个和平的，强大的，独立的中（共）国，现在和将来，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说这样的话，简直是愚蠢无知。要知道中共是“暴力革命”论